

斑斓无限，看人世沧桑风云激荡
回肠九曲，念生命河流爱恨难舍

九曲回肠

陈占敏 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陈占敏 著

九曲回肠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九曲回肠/陈占敏著. —济南:山东文艺出版社,
2014. 6

ISBN 978 - 7 - 5329 - 4274 - 9

I. ①九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44577 号

九曲回肠

陈占敏 著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
邮 编 250002
网 址 www.sdwy.com

读者服务 0531 - 82098776 (总编室)
0531 - 82098775 (发行部)
电子邮箱 sdwy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30.5 插页/2
字 数 400 千字
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329 - 4274 - 9
定 价 38.00 元

版权专有,侵权必究。如有图书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第一章

小匣子	1
印章	7
风景这边独好	11
猴人	25

第二章

我	31
---	----

第三章

饱吹饿唱	47
睡莲	57
香冢	64
千山那个万水	69

第四章

什么东西它最甜	77
张开大机头	86
轧棉花	90
出自扶桑	98

第五章

下官	109
----	-----

第六章

一衣带水	125
雪花飘飘情意深	130
看索南达吉	138
想个小棉袄	145
头戴白花	151

第七章

快马那个加鞭	156
游泳游泳还游泳	160
旱魃	168
道情	173
淫雨	179

第八章

贫僧	187
----	-----

第九章

红装素裹	204
与其说是悲呀不如说是喜	213
针灸针灸	225

第十章

帐里看花	234
呱嗒板打他	241
“一滴粉”	249

第十一章

奴家	263
----	-----

第十二章

“嫖友”	279
怕羞	288
电力时代的爱情	295
“老蒂把儿”	304

第十三章

难忘的生产队	309
高跷	314
种葫芦	320
做糖果	326
大方向对头	335

第十四章

晚生	340
----	-----

第十五章

京华跑步	357
------	-----

火力不足	367
北国苍茫	373
情书	379
没有根儿	384

第十六章

“斥怪”	388
目断飞鸿	398
帕金森氏症	407
玩谁	413

第十七章

鄙人	418
----	-----

第十八章

脏口	434
银杏树	442
田园生活	446
怀念演戏岁月	451
残荷秋影	456

后记	465
----	-----

附：漫漫长路且回望

——陈占敏访谈	469
---------	-----

第一章

小匣子

毛子沟水库像一个女人岔开了两条腿，头朝下躺着，大坝筑在系腰带的地方，女人的蓄水之处也正是水库的一片汪洋，水库边蒿草浓密旺长，都是毛子草，野火春风，怎么也灭不了。毛子草根深深地扎入地下，白皙修长，可以入药，能治女人的尿路不畅，小便带血。毛子草环围的水库是生命之源，也是死亡之地，水库底下深藏了坟墓。生死同源，佛家的生命教义不是来自于生命本体的感悟，就是起源于毛子沟水库的修筑。

那时候还不能想到这么多。唐崮山上的庙刚刚扒掉，末代和尚的头上长出了二指长的头发，到人民公社的地里干活，已经没有闲心思琢磨那些不需要吃饭才顾得上琢磨的问题了。其实，唐崮庙里那种一般性和尚，还不能想到生命本体的大命题，他们出家，不过是找一个不必干活就有饭吃的地方罢了。人民公社不允许养懒汉的地方存在，不管他们念的经能不能关系到国计民生。济世的真经业已取来，出自于女人的声口，风月之夕，通过一个四四方方的小匣子播出来，传遍小村子古老的街道。大家看不见女人在哪里喝水，也就猜不透她的嗓子为什么会滋润得这么好。

世界显然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最显著的标志就是看不见人面，就

能听见人说话了，听戏也是如此。自从一帮人在村子中间挖坑，埋下小村子有史以来的第一根电线杆，电线的一头接通一个四四方方的小匣子，大家再要听戏，就不必看见戏子在台子上舞舞扎扎地蹦跹了。这给人满足，又令人遗憾。每一个不下雨的晚上，大家都围在村子中间，听那只小匣子摆在窗上当街唱戏。小匣子中间掏空，镶三根横梁，蒙了绸布。看不见女戏子涂脂抹粉漂亮的脸子，未免令人着急。有人便气哼哼地断定，不让人看的女戏子必定是长了麻子的，脂粉盖不住麻子坑，牙齿很大，嘴也很大。有人针锋相对说“不”，正相反，不让人看的女戏子恰恰是国色天香，担心走出来引起大骚乱，这才藏在小匣子后头，用巴掌大的绸布蒙了脸，三根横梁挡住了走出来的脚步。气哼哼的人即刻要砸断三根横梁，让女戏子撕破绸布走出来，看小村子能否不好色安静如初，保持稳定。匣子里的女角换了，改唱为说，说的话与现实的人生相关，不涉情色戏剧，不调情，专事煽情，这才平息了一场可能会有的大骚乱。说真的，有几个村子是真正不好色的呢？无论古老还是年轻，在人性的问题上大致一样。

不久，党支部书记周海就捧着小匣子喊话了。他喊叫的内容跟匣子里的女人说的相符，在匣子那一头跟他对话的却不是嗓门永远极好的女人。周海把嘴几乎对到了小匣子的三根横梁上，隔着木头梁，红色绸布被他巨大的声气震得瑟瑟颤抖，像女人的脸皮羞红了发抖，惯于在匣子里头说话的女人显然受不了。周海喊叫以后，把小匣子捧起来贴到耳朵上听话，匣子里说话的声音像蚊子叫，周海听了却很害怕，那不是叫人喜欢的女人，而是令人恐惧的男人。夏季的某一天，周海在大街上把裤腿卷起很高，跟人吵架，用手在自己的大腿上狠拍一下，威胁对方说：

“你对抗上级指示！”

小匣子那一头跟他说话令他害怕的，就是“上级”无疑了。

“上级”并不遥远。有了四四方方的小匣子，通过电线串联，层层“上级”组成了密密麻麻的蛛网，中间的上级打一个哈欠，伸一个懒腰，全盘

皆颤，最边缘那根网线上粘住的蚊虫也要摇上几摇。毛子沟修水库就来自于“上级”的一个喷嚏，一点唾星化成了一片大水。

实际过程自然并不如此简单，修筑之初，就遇上了将要淹没坟墓的问题。能说话会唱戏的小匣子进村以来，到处都是轰轰烈烈扒开的坟墓。砖石被车子运走，砌了人民公社的猪圈。棺材板在地里晒干，送到食堂里烧火。没有烂掉的衣服布片挂在荆棘灌木上招摇，大都是上好的绸缎，是富人家的寿衣，像富人的心肠一样，坏了也不容易烂透。数不尽的头骨被雨水洗得很白，没有人能认出他们生前的模样，全都变得彼此一样了，奸邪和善良，伪君子 and 真人，都像同一个母亲生出来的。天地不仁，就这样以万物为刍狗了。当然，这样处理的坟墓大都是无主的，没有后人照料。坟墓的命运跟人的命运并不完全一致。生前显赫，身后寂寥，活着时妻妾成群，死了以后人丁不继，还是免不了头骨被雨水冲洗，变成无人理睬的下等头骨。人的生育繁衍，在很大程度上，就是为了自己的头骨不被糟践吧。零落成粉，也还是存了完整头骨的灵性，痛感如旧。有后人照料就不一样了，遇上小匣子进村说话唱戏的时代，扒坟成风，血缘一脉的后人就会酸着鼻子，把你的头骨捡起，埋到小匣子说话指定的地方，不管几百年前埋的是什么规格什么型号的坟，豪华还是贫贱。有一种坟叫“肉簋坟”，据说是遥远朝代“六十一还家”的坟。因为“五鼠闹东京”，把皇帝闹得很烦，下旨令平民百姓到了六十一岁就“还家”，砌一座“肉簋坟”，把活人埋到里边，坟里准备下够吃两个月的干粮，壁窝里点一盏小灯。要是坟里的空气够用，吃完了干粮人还不死，就可以用指甲抠砖缝里的粉土维生。“肉簋坟”的共同特点就是用砖砌。二十世纪的梁思成说，华夏建筑用券之始，可远溯至汉代，最早用于墓葬，后来才用于佛塔、城门和宫殿。一座座拱形券门由死而生，再由生而死，无论灵魂是否能通过拱门飞升，建造者的用意却是好的，由人间向天上搭建了桥梁。如果“肉簋坟”的起因真的是由于“五鼠闹东京”，闹烦了皇帝，那么，朝廷的旨意还不能完全从“残

酷”啊“灭绝人性”啊等等方面去理解，“六十一还家”的人守着一盏孤灯，看一看头顶的拱券，难道就不能想到佛家的生死不二共生共死即空即有之类问题吗？皇家帮他们早早成佛，又有什么不好呢？无法考证的只是，“五鼠闹东京”是不是真的因为皇帝身边有一只“御猫”，那故事来自于一部民间流传甚广的小说。把小说当成真事，属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问题，尚待探讨。

毛子沟修水库遇上的坟墓还没有如此复杂，墓主人不是死于皇家的旨意，而是死于民间的棍棒，他去唐崮山那面的村子破门入户偷东西被抓住，乱棒打死，抬回来没有进家，抬到毛子沟边他的地里，就地埋葬了。即将修成的水库，要让他的坟墓变成水晶宫，他的后人要是不惦着破水而入上坟拜土不方便，淹掉就是了。他要是没有后人，看见他的头骨在水上漂着像一个葫芦会难过，掘掉也中。他偏偏有一个儿子很早参加了革命，在会唱戏会说话的匣子连接的那一头，党支部书记周海一拍大腿吓唬人的“上级”里头就有他。

唐家义革命之初不留分头，背头当然也留不起。他寻常光头，发际明晰，线条规整，勾画得脸盘很大。看了他两只手养得很白，大家推断他就是通常意义上“肉（游）手好闲”的那种人。他不用铜烟袋锅抽烟，用二指宽的纸条卷起了别人不会卷的烟卷，把尖尖的一头插进嘴里，拿下来用两根指头夹住，大家看他夹烟的两根指头又细又长，进一步推测，他也许会走向他父亲的道路，最终结局不是破门入户被人乱棒打死，就是扒窃钱包被人剁掉两根指头。有人言之凿凿地断定，那么细那么长的指头，是经过了严师训练的，扒窃高手带徒弟，烧一锅开水，扔一个铜钱进去，教徒弟两根指头夹出来。唐家义离家，有一段不短的时间，没在村子里出现，他父亲被人打死，他也没回来送葬，大家猜测他是走远了，再回来时必定是少了两根指头。正相反，他重新出现在小村的街道上，居然伸出手来跟人握手，学会了外乡的礼仪，大家看见他的手比过去养得更白，夹烟的两

根指头看上去更细长，而且他留了分头，衣袋里插上了一根钢笔，钢笔卡子像女人发髻上的簪子一样闪亮。他由同宗“家”字辈弟兄引领，去给他父亲上坟，用三根指头拈散黄表纸烧化，不跪下磕头，倒站着鞠躬，连鞠三躬，说：

“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侯。”

听上去，好像愤愤不平似的，也好像瞧不起他爹似的。

再一去，就一直不还乡。

革命人难道不想家吗？有一部著名的小说里说，一块地方有亲人埋骨，才算是家乡。唐家义，他在这边，在毛子沟旁的地里，已经有他父亲的尸骨埋下了，无论爹死得是不是光彩，他到底是埋在地下的那个人传下的骨血。革命，有时候离不开贞节烈女忠臣义士，有时候也离不开江洋大盗流氓无赖。无论长成乔木还是灌木，根都扎在地里，谁都离不开一片墓土啊。唐家义要是不走远，他革命再忙，也应该抽空回来看看，他父亲墓上的草青了又黄了。革命有情，该流泪的时候，也会眼泪汪汪，到了需要流血的时候，再扒出心来捏捏。小村子的人见识不广，谁都不知道远行的大潮裹挟着革命的人往前走，还会有革命人留在近处走不远。小村子的人不懂得“革命流血不流泪”的道理，所以也不知革命的人往往要用假名字。比会说话会唱戏的匣子进村还要早两年，村子中间的屋墙上贴了枪毙人犯的大布告，布告的右下角写了“县长唐廷”，小村人还不知道，握了生杀大权的县长就是唐家义化了革命的名字。唐家义的父亲要是在这个时候破门为盗，他会被人乱棒打死呢，还是会被他当县长的儿子判决枪毙呢？没有人能够断定。千古悬案，又增一起。

其实革命之初还没有留起分头，唐家义就以假名字行事了。他还用过“义子”这样的名字，听上去好像是做了什么人的干儿子，他却是在为革命尽忠，而不尽孝。他父亲被人抬回，在毛子沟埋葬的夜里，他就在沟东面并不太远的唐固庙里开会。他把“义子”两个字写在瓦片上，扣起来，像

后来的年月里开会的人在本子上签到，后到的革命人翻开瓦片一看，知道他来了，才会放心。唐崮庙里的和尚不问世事，只要人间的盗贼不把手伸到佛的衣兜里偷香火钱，无论什么人到庙里开会，他们都捧着同一本经念诵，四大皆空，只当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。革命常常没有饭吃，和尚让“义子”们吃斋，不把香火钱匀出来接济一二。唐家义几次会议上发誓，革命成功以后，先把和尚赶下山去种地，再把庙扒掉盖猪圈，让革命人从此吃上荤腥，吃腻了，也喝茶水涮一涮——和尚们吃素念佛不吃肉，他们倒不拒绝喝茶，还用上好的细泥茶壶。

在革命的日子里，唐家义用“义子”的名字行世，他定然把他那偷盗不成被乱棒打死的父亲忘记了，他才会发下不义的誓言，伤及世外。说真的，和尚念经，革命人开会，两不相碍，人间世外各人忙各人的，吃肉和不吃肉，遵循自己的嗜好和戒律，有什么必要发下毒誓，势不两立呢？和尚自己不婚配，不生子嗣，可他们本人毫无例外都是爹妈生的，像人间的所有饮食男女一样，来自于一场令佛家深恶痛绝的淫荡，淫荡得越是荒唐放纵，慧根越深。人间世外都有一个血肉之躯的父亲，有的窃钩，有的窃国，有的窃经，有的窃佛，大家都应该互相体恤，和衷共济，一起渡过茫茫苦海，可没有必要成为敌手，沉了慈航。唐崮庙在经声不绝的日子里扒掉，实现了“义子”当年的誓言，唐家义本人却并没有在现场露面，他在会说话的小匣子的那一头喝茶，留起了背头，叫“唐廷”了。

连日来，党支部书记周海一直在捧着四四方方的小匣子喊话，不管小匣子那一头跟他对话的是不是唐廷，他喊话的内容总是围绕着县长的祖坟。周海不说县长父亲的坟墓，而说县长的祖坟，他是有意要隐去一段丑陋的历史，免得使人记起县长的父亲曾经为盗。“强盗的儿子还是强盗”，人们往往会这么说，那显然不是真理。周海捧着匣子说：

“啊！”

“啊？”

关于坟墓的一切，都在一声声感叹和一声声疑问中。

党组织最基层的支部书记会感叹什么，疑问什么呢？在唐固庙里写了假名字扣下瓦片的开会形式，已经不用。大规模的开会生怕人家不知道，上级的大会内容从四四方方的小匣子里传来，女声浩荡。有时候也娇里娇气的，换了男人。匣子里的男女使用假声。还要再过半个世纪，大家才会知道，他们嗓子极好，说出来的开会内容大都是假的，亲历过大会活得长久的人，用真话把他们一一驳倒。其时嗓子极好的男女从小匣子里走出来，大家看见了他们用高额化妆补贴费修饰过的面目，他们再说什么，就都打了折扣。饱经沧桑的人明白了，世界上最好听最不可信的话，就是那些嗓子极好的男女说出来的，他们是专门练就了那一手，常常对着一面大镜子摆口形，练声齿。在三根横梁挡住的小匣子里头，他们绸布蒙脸不出来的时代，基层的党支部书记周海还不能预见到他们早晚会露面，暴露真相。周海为县长父亲的坟墓操心，感叹和疑问，只涉及如何处置盗贼的骨殖。小匣子那一面的意向是移葬。

印章

唐廷秘密回家，没有人看见他乘的是什么车，用五十年后的县长规格不好推断，因为嗓子极好的男女还没有从小匣子里走出来，为县长吆喝着开道。周海派他的弟弟周江帮县长移葬，他是党支部书记，不便亲自出面张罗迷信的事情。周江刚刚从二十六军退役回来，在部队上铡草喂马，铡去了一节手指头，常常竖起那根不便打枪勾扳机的指头炫耀功劳，同时夸耀二十六军军部驻地的繁华景象：五龙河流贯境内，赵保原的部队曾经驻防，打土匪也打共产党。境内有七十二座坊表，万世师表坊、世德光照坊、思荣坊、亚魁坊、全都扒掉了。二十六军城防兵骑马巡逻，没有拴马石，把马拴在白杨树上，马饿了啃树皮充饥，仰起鼻子来打一个喷嚏，军马的

喷嚏惊天动地，能吓死猫头鹰，就因为吃得好嘛。大家问他，部队上吃得那么好，他为什么要回来？周江把那根铡马草铡去了一节的指头竖起来，说：

“我不能勾板机了嘛，当兵干什么？”

大家说：“喂马呀。”

周江急得要跟人打仗，说：“你说我当兵就是喂马？”

看看他瞪着眼急红了脸的样子，没有人敢这么说他。

周江慢慢地消了气，才用完整的指头比个圈，用那根短了一节的指头瞄准了，抖出几个淫秽的手势，脸上浮出淫猥的笑容，说了实话：

“舍不得这个。”

半年前周江刚刚结婚。战士的婚礼在家乡举行。回部队不久，就退役回来了。因为惦记着自己的老婆，能从吃得那么好的地方回来的人，绝不是真正好色的，他老婆再年轻再新鲜，他也只是基于生命的自然本能，不存非分之想。周江倒说过，军事法庭抓人更吓人，开军人大会，高叫人犯的名字，战士应声往上走，一只脚刚刚踏上台子沿，台子上的军警一把逮住领章撕下来，帽徽抓掉，按下头去，再一脚踢在腿弯子上，扑通跪倒，砸上手铐。台子两边，两排枪刺能照出人来，一个个都不是人模样。大家不相信，军事法庭能管住所有的男人。军营里的女电话员啦，部队医院的女护士啦，也会未婚先孕，她们的孩子都是从哪里来的？周江急得又要跟人打仗，说：

“你是大官吗？”

对方只是互助组的小组长，人民公社的生产小队长，没敢应声。

周江无情地做出结论：“不是团级不用指望！”

原来好色也分级别，淫乱也须当官。

这显然不是革命本初的用意。唐家义——现在叫唐廷，把假名字写在瓦片上，扣到唐固庙里开会，他只是一个普通的革命人，没有当官，开完

会，他仍然可以回家跟老婆睡觉，高兴时颠鸾倒凤。革命初起，就跟太平天国的规矩不一样。太平天国的天王自己在天京里嫔妃成群，各路王爷也同样三姬四妾，大营的兵士却要分开男营和女营，夫妻同在太平军里布巾包头，却不准睡在同一个大帐里。太平天国终旧灭亡，最重要的一条原因，就是它的领袖想照推翻的前朝样子做皇帝，却不给部下相应的权利，违反了人性的大原则。算起来太平天国也是一场革命，革命和革命的归宿却并不一致，那实在是由革命走过的道路决定的。周江铡草喂马，铡去了一节手指头，他连比划一个淫秽的手势都短了一截，他要达到快乐的中心，就不是那么容易了。他听从周海的指派，帮助唐廷移葬县长的祖坟，起了个大早，年轻的老婆用温热的胳膊挽挽他，热身子往他身上贴，他也狠狠心往旁边推一推，咕哝着骂一声脏话起来了。

毛子沟还在朦胧的月色中。毛子草像黑夜里灯光照不到的毛发，看不清楚。要移走的坟墓，在一条大腿靠近腿根的地方。不点灯笼火把，摸黑掘开坟墓。移葬像偷东西一样，不在光天化日下进行。按规矩，移葬的骨殖不能被太阳光照到，以免对后人不利。三河县的老风俗常常稀奇古怪，无法按科学理性探究原委。深深的毛子草根，像难以理清的古文化传统一样，被吱吱啦啦地胡乱刨起。女人不便血，不留下来治尿路不畅，白皙修长的毛子草根，等太阳晒干以后，也就成了烧草。死者远离了“六十一还家”的时代，自然不是“肉簋坟”，没有拱券。掀开平铺的石板，就露出了黑乎乎的墓穴，县长像要把他睡觉的爹唤醒，叫一声：

“父亲，咱走吧。”

没有人怪唐家义不叫爹。他当了县长，又改名唐廷，自然要换一个叫法，像唱戏的画了假脸子，在台子上穿了古人的衣服一样，他们不就是口口声声叫“父亲”吗？锣鼓一响，谁说过他们不应该那么叫呢？

时间的磨蚀，让后人感觉不到前人的痛楚了。无论是鞭伤还是棒伤，皮肉消失以后，一概不留痕迹，哪怕是伤在心头，也一概空无所有。只有

打碎头颅打断肋骨，还会让后人抚摸再三，疼痛难忍。可是有谁会把一段没有知觉的骨头用心抚摸，切身感触呢？至亲的骨血也难以做到。唐廷他连墓穴都不下去，他像个警卫，像个督察，只站在墓边上看着别人收拾。周江比唐家同宗的人更卖力气。他用那双在二十六军喂马铡草的手在地上划拉，像归拢起乱乱糟糟的草棍草节，什么都不放过。移葬的老规矩规定，墓穴里的东西，除了烂掉的衣物，朽腐的棺木，什么都不能丢下，尤其是活物，蛤蟆老鼠啦，壁虎蜥蜴啦，能捉住的都要带走，原样埋入新墓，以保灵气不泄。县长移葬祖坟，只会保佑革命的后人，与周江无关，不过，周江当兵，受过正规化训练，他完成什么任务都不含糊，他铡草铡去了一节指头，也是因为他要把手中的草节铡细铡彻底，才把一根指头塞进了铡刀里。像在二十六军营房的那个下午一样，忙忙碌碌的周江忽然发出了一声怪叫，丢掉了手上的骨殖，用一只手把另一只手握住。他的怪叫像鬼叫一样把大家吓坏了，天不亮的毛子沟黑黢黢地绷紧了，周江说：

“叫蛇咬了！”

大家松了一口气，问蛇在哪儿。

周江顾不得指点蛇的洞穴，问谁带了刀子。

大家是来移葬，不是来打仗，没有人带着刀来。

周江急得骂人，不管骂的对象是不是县长。他连县长的爹都骂了，骂死人跟毒蛇同穴。他把被蛇咬的手放到刚从墓穴掀下的石板上，伸一根指头，叫人用铁锹给他铲掉。没有人敢动手。唐廷说，他父亲墓里的蛇也许是没有毒的，周江根本不理他，自己抓起铁锹举起来。石板上火星一闪，照亮了当年盗贼的一根腿骨，周江的半根指头躺在了一边，周江又痛彻心肺地怪叫一声，毛子沟紧绷绷的夜色像被利刃划开了一道口子，天很快就要亮了。

天亮后升起的太阳把周江的半截指头晒成一枚印章，按在天翻地覆的历史册子上。水库大坝筑起来，大水汪洋，那枚印章就找不到了。周江的